南廱志

南廱志卷第九

謨訓考

君子之學也以致其道也及其仕也以行其義也是故道蘊於心之謂德載於文之謂藝求之六德以觀其內試之六藝以觀其外玆固致道之條目也惟我

聖祖立教寔取周官法度而潤澤之是故嚴等威于坐立端模範于表儀聚堂而藏修散班而游息習矩步以閑放心禁誘慢以存忠厚會膳則食不待謀積分則外不敢慕敷奏以言托始於講

誦議事以制造端乎書課凡所以行其義者已
豫養於致道之時矣至於充養期于溫恭言動
戒其傲虐猶虞之教胄子也喧閧酣歌者有禁
悖逆詐冒者必懲猶商之訓蒙士也如是則德
不必求其全要之明體而已藝不必責其備要
之適用而已明體適用以須仕進是乃謨訓之
隆指也書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我
聖祖之謂乎凡學規條目立爲成法遵爲舊章者類
爲上篇自洪武以來

勅諭策問箴誨之屬凡出於

聖製爲一時一事而發者類爲下篇系之曰謨訓考

上篇

學規本末

國初立國子學洪武十五年三月改爲國子監

太祖高皇帝欽定學規九條頒行之是年五月二十

七日禮部尚書劉仲質等欽奉

勅旨條成學規一十二款合前九條梓行以

賜師生十六年正月十八日

欽除國子監祭酒宋訥設置五經博士又爲定擬學

規八條當日晚朝諫院翰林院等官於
東苑內奏
聞訖遂頒行焉三十年七月二十日署祭酒事太
常寺丞張顯宗署司業事翰林院修撰韓克忠
等與禮部增定學規以聞
上親爲裁定二十有七條通前爲五十六款遵行既
久則謂之監規云
太祖高皇帝洪武十五年三月欽定
一本監正官每日侵晨升堂就坐各屬官以次
赴堂序立行揖禮正官坐受後各屬官分列

東西相向對揖禮畢就立俟各堂生員行列
恭揖禮畢方退晚亦如之
一本監屬官每遇赴堂稟議事務質問經史皆
須拱立聽受取次講說不得即便坐列其正
官亦不得要求虛譽輒自起身有紊禮制務
在綱紀秩然足為矜式
一本監正官職專總理一應事務須要整飭威
儀嚴立規矩表率屬官模範後進不可尸位
素餐因而怠惰
一監丞之職所以參領監事凡教官怠於師訓

生員有戾規矩并課業不精廩膳不潔並從糾舉懲治務要夙夜盡公嚴行約束毋得徇情以致廢弛

一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職專教誨務在嚴立課程用心講解以臻成效如或怠惰不能自立以致生員有戾規矩者舉覺到官各有責罰

一生員在學讀書務要明體適用以須仕進各宜遵承師訓循規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會饌毋得有犯學規違者痛治

一掌饌職備廩食供給師生須要恪恭乃事務在豐潔毋得通同膳夫廚役人等因而尅減以致不充違者依律問罪

一典簿職掌文案凡一應學務并支銷錢糧季報課業文冊等項皆須明白稽考毋得通同吏典人等侵損漏落作弊違者并依律處治施行

一原定每月背講書日期

初一日假　初二日　初三日會講

初四日背書　初五日　初六日復講

初七日背書　初八日會講　初九日
初十日背書　十一日復講　十二日
十三日背書　十四日會講　十五日假
十六日　　　十七日背書　十八日復講
十九日　　　二十日背書　二十一日會講
二十二日　　二十三日背書　二十四日復講
二十五日會講　二十六日背書　二十七日
二十八日復講　二十九日背書　三十日
右九條永樂三年八月初六日禮部申明
本年又定

一學校之所禮義爲先各堂生員每日誦授書史並在師前立聽講解其有疑問必須跪聽毋得傲慢有乖禮法

一在學生員當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爲本必先隆師親友養成忠厚之心以爲他日之用敢有毀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即係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雲南地面充軍

一開設太學教育諸生所以講學性理務在明體適用今後諸生止許本堂講明肄業專於

爲已日就月將毋得到於別堂往來相引議論他人長短因而交結爲非違者從繩愆廳糾察嚴加治罪

一師生廩膳既設掌饌以專其職廚役人等以任其役升堂會饌已有成規今後不許再立監饌生員每日諸生會食務要赴會饌堂公同飲食毋得擅入廚房議論飲食美惡及鞭撻膳夫違者笞五十發回原籍親身當差

一各堂教官每班選重厚勤敏生員一名以充齋長表率諸生每日各齋通輪齋長四名於

彝倫堂直日整點禮儀序立班次及催督各
齋工課不許仍設掌儀專總事務有妨本名
肄業

一堂宇宿舍俱各整飭應用什物皆已備具務
在常加潔淨閑雜人等不許輒入其在學人
員敢有毀汚作踐者從繩愆廳糾舉懲治

一本監官員及官民生不許將帶家人僮僕擅
入學紛擾汚雜違者從繩愆廳糾治

一掌饌職專供給飲食務在恪恭乃事毋得簡
慢師生如有病患不能行履者許令膳夫供

送若無病不行隨衆會食者不與當日飲食

一除三飯之後並不許另外茶飯及澡浴湯水
敢有刁蹬索取者繩愆廳糾治仍將本名附
集愆冊紀錄之

一監丞置立集愆冊一本各堂生員敢有不遵
學規即便究治仍將所犯附寫文冊以憑通
考初犯紀錄再犯決竹篦五下三犯決竹篦
十下四犯照依前例發遣安置

一師生所用飯食物料一一備具在學並無缺
少若掌管之官蹈前官典簿之弊不將官有

見任物料放支却令差到市夫廚役人等日逐株辦油鹽醬醋等物今後新官典簿若有此弊許生員

面奏

一在學生員或千數之廣或七八百人以爲中或百人以爲下體知有等無志之徒往往不行求師問道專務結黨恃頑故言飲食汚惡切詳此等之徒果係何人之子其所造飲食千百人所用皆善獨爾以爲不善果君子歟小人歟是後必有此生事者具實奏

聞令法司枷鐐禁錮終身在學役使以供生徒

右十有二條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禮部申明

洪武十六年正月欽定

一正官嚴立學規六堂訓誦課業定生員三等

高下定六堂師範高下

一以二司業分爲左右各提調三堂

一博士五員雖分五經共於彝倫堂西設座教

訓六堂依本經考課

一凡生員通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崇志廣業

堂一年半之上文理條暢者許升修道誠心堂坐堂一年半之上經史兼通文理俱優者升率性堂

一生員坐堂各堂置立勘合文簿於上橫列生員姓名於下界畫作十方一月通作三十日坐堂一日印紅圈一箇如有事故用黑圈記每名須至坐堂圈七百之上方許升率性堂

一凡生員日講務置講誦簿每日須於本名下書寫所講所誦所習以憑稽考

一凡生員遇有事故者須置文簿但遇生員請

假須至祭酒處呈禀批限不許於本堂擅請

離堂

一凡生員升率性堂方許積分積分之法孟月試本經義一道仲月試論一道詔誥章表內科一道季月試經史策一道判語二條每試文理俱優與一分理優文劣者半分文理紕謬者無分歲內積至八分者為及格與出身不及分仍坐堂肄業試法一如科舉之制果有材學超越異常者取自

上裁

右八條稽諸條例無禮部申明年月

洪武三十年欽定

一各堂教官所以表儀諸生必當躬脩禮節正其衣冠率先勤謹使其有所觀瞻庶幾模範後學令後故雜闒茸怠惰有失威儀者許監丞糾舉以憑區處若監丞故不舉覺及懷私糾舉不當者從監官奏

聞區處

一諸生衣巾務要遵依

朝廷制度不許穿帶常人巾服與衆混淆違者痛

決

一三日一次背書每次須讀

大誥一百字本經一百字四書一百字不但熟記

文詞務要通曉義理若背誦講解全不通者

痛決十下

一每月務要作課六道本經義二道四書義二

道詔誥章表策論判語內科二道不許不及

道數仍要逐月作完送改以憑類進違者痛

決

一每日寫倣一幅每幅務要十六行行十六字

不拘家格或羲獻智永歐虞顏柳點畫撇捺必須端楷有體合於書法本日寫完就於本班先生處呈改以圈改字少為最逐月通考違者痛决

一朔望行釋菜禮各班生員務要一名名赴廟隨班行禮敢有怠惰失儀及點閘不到者痛决

一生員凡遇師長出入必當端拱立俟其過有問卽答毋得倨然輕慢有乖禮體違者痛决

一生員講解如有疑難卽當再三從容請問毋得輕慢師長置之不問蓄疑於心違者痛决

一各班生員凡有一應事務先於本堂教官處禀知令堂長率領赴堂禀覆毋得徑行煩紊違者痛决

一每班給與出恭入敬牌一面責令各班直日生員掌管凡遇出入務要有牌若無牌擅離本班及敢有藏匿牌面者痛决

一生員果有病患無家小者許於養病房安養不許號房内四散宿歇有家小者止就本家若無病而稱病出外遊蕩者驗聞得實痛决即令到班

一生員於各衙門辦事者每晚必須回監不許於外宿歇因而生事若晝酉不到及點閘不在者痛決

一凡會食務要禮儀整肅敬恭飲食不許諠譁起坐仍不許私自適令膳夫打飯出外冒費廪膳違者痛決

一凡早晚升堂務要各人親自放牌點閘及要衣冠嚴肅步趨中節不許攙越班次諠譁失禮違者及點閘不到者痛決

一凡坐堂生員務要禮貌端嚴恭勤誦讀隆師

親友講明道義互相勸勉爲善不許燕安怠惰脫巾解衣諠譁嬉笑往來別班談論是非違者痛決

一凡赴堂背書務要各照班次序立以憑抽籤背誦若前後攙越諠鬨雜亂者痛決

一生員每夜務要在號宿歇不許酣歌夜飲因而乘醉高聲諠鬨違者及點閘不在者各加決責

一朔望假日毋得在外醉飲倒街臥巷及因而生事互相鬬毆有傷風化違者痛決

一內外號房務要常川潔淨如是點閘各生號
房前但有作穢者痛決
一內外號房各生毋得將引家人在內宿歇因
而生事引惹是非違者痛決
一生員撥住號房俱已編定號數不許私下那
借他人住坐違者痛決
一凡選人除授及差使辦事等項敢有畏避躲
閃不行赴堂聽選者奏
聞區處
一凡生員於各衙門辦事完結務要隨即回監

肄業不許在外因而生事違者痛决

一凡生員省親搬取已有定例敢有不行遵守輒自奏啓者治罪

一丁憂成婚人倫大節假託詐冒非惟明有定律其人不堪教養可知今後生員如有丁憂成婚等事許於本監告知具呈禮部除丁憂已有定制外其成婚者定立限期給引回還隨即移文照勘如有詐冒就便依律施行

一生員所有一切事務合先於本監告知本監具呈禮部定奪奏

聞區處所告是實本監不准方許赴禮部陳告毋
得僭越

一生員但有違犯前項學規決畢即送繩愆廳
紀過若累犯不悛者奏
聞區處

右二十七條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
六日禮部申明

南廱志卷第九

南廱志卷第十

謨訓考

下篇

聖製本末

景泰中祭酒吳節編輯舊志學規外有

聖製一類嘗莊誦我

高皇帝御製文集則所錄

誥勑策問諸作皆在焉渾渾灝灝與典謨實相表

裏非代言之臣所能與也洪惟

皇上聖德天縱與

高皇帝同符作爲
宸章眞所謂昭回之光下飾萬物者雖曰人文實
卽
天文也於戲可弗欽與觀於
敬一諸箴祀典之
諭闕而未載今統錄之以備
聖製云
諭國學師徒敕
敕諭國學師徒古今賢能首以學爲本次特以操持
輔翊其所學斯二事旣行則善名於兩間矣然以

今言之則學有先後人有靈愚所以襄之學者爲今之所習者師惟師者模範其志竭智中之所有發世之良能不隱毫釐以訓所習者未聞物不一於規矩而如式人不律師教而良能以斯論之人之循理物之如式必規矩而教之者矣若師隱知晦善罔盡師禮則罪怒人神若學者非究心宵晝必欲至知而後已又將艱爲人於世者也朕所謂師必盡師者之禮學必盡學者之誠勑後否此責有歸焉所以學者學其所至善操者操其所不齊持者持其所眞誠三者備矣奚愚頑者耶昔仲尼

入周廟閱西階有金人焉三緘其口斯所以戒慎妄言者如或理道之詞未嘗禁抑今去既遠失其所傳反以此而助姦愚愈覺修道之教不明矣且以李思迪馬懿言之職當諄諄切切而訓者也而乖禮縱非果誠相信乎斯才但非理而又甚不知忠義而報人者也日召同游朕所慕者慕其所學望其時忽有言使朕得聞嘉言善行不亦樂乎而乃非有所間終日緘默有時遣侍東宮暫游時刻朕欲彼時發先聖之幽德以資後嗣及其至所在亦緘默不語但瞠目視之而已或傍有言書者則

因而問及不過就他人之所言以答耳後未嘗效
誠補其未知者也此深其所學秘其所操耶抑特
其所能務獨善其身也其懷姦伏詐朕所不知因
是故勑師徒必達操持之所以然良能矣
洪武十五年二月
授祭酒樂韶鳳勑
文廟之設是尊先師也因之而國學焉所以歷代
以之而訓君嗣教公子也觀斯所以不爲不重故
哲王必選名儒以導學者今朕法前代命爾樂韶
鳳承是師範闡揚博通使幼者記壯者解毋怠寸

陰之功不但稱此職任其有補於朕政若此必後
賢之濟濟焉汝往欽哉

諭太學生勑

諭太學生仲尼之道上師天子下教臣民始漢至今
會有踰斯道而久於世者乎朕統一寰宇育夷夏
之烝黎偃兵未久創業未周惟學校之設國之首
務十五年春命工曹會百工以構廟學逮五月工
曹奏工已成矣是以至師於是來生徒以授業期
在育君子必復仲尼之道以助後嗣共安天下之
蒼生今師生皆至若不勑以學道之志明以亂常

之憲則恐養非君子用非賢人徒勞民供所以志於學者志在謙柔恭謹毋縱血氣之剛人我之縣固守仲尼所云四非之箴慎日經旬以逾歲月不變其所學則賢人矣雖齒落而頭童何憂乎身不易邪邇開生徒多刁黨尚此志者紛然特紊命教之道大傷學規於斯不才非獨時累於身體將必常憲而不原若體朕意而學者飯至而食湯至而飲晝惜寸陰而進業暮燃燈而求精有時問道於師必跪而請授若非此禮而問道則繼愆廳紀之特勅禮部條陳警戒諸生勉之故茲勅諭

洪武十五年六月

諭監丞典簿掌饌勑

勑諭監丞典簿掌饌監丞掌罪生員不依學規者不著錢糧文書典簿掌錢糧文卷不罪生員掌饌專掌師生飲食其餘養豬養牛磨麪洗麸做醋磨豆腐豆粉爊醬灑掃學舍潔淨東厠監丞典簿掌饌同提督各堂常要無灰塵飲食豐潔其因徒膳夫俱係死囚若不聽使令三更五點不起有悞生員飲食一兩遍不聽打五十竹篦三遍不聽處斬做賊的割了脚筋若監丞典簿掌饌管束不嚴打

一百圓棍如不死仍發雲南有通了學裏學外人

偷了學裏諸物者處斬家下人發雲南欽此

洪武十六年二月

諭戒屬官勑

洪武十八年月日節該奉

皇帝勑諭學校教養天下英才之所師乃至精模範

之本根也官於學者君命也職有等差特分學者

之優劣所以辨等差之名其官首有祭酒次司業

三監丞四博士五助教六典簿七學正八學錄若

此尊卑之分定爵級之位明凡德入官於是豈肯

越禮犯分必起居常道語出人師儀表天下英才此賢德者當爲也若奸邪小人輕才薄德朝廷誤用於是彼不知教養人才之所模範之源君命之重等差優劣之所係此等之徒不籍名行放肆乖爲吹毛求疵拾人小節縱無可訐擅爲禍首以誣人以今觀之學錄金文徵田子眞何操學正陳潛夫等交通吏部貪緣爲奸黨比內外久若不覺深爲朝廷之患監生之災今乃發露其罪以卑賤尊誣辭陷害大傷學規構結權要利口飾非以惑朕聽若中所惑因循歲月禍及於人又非淺淺

一誣贓甚非禮也且所教生徒或公侯大家之子其家父母兄長急欲子弟成才厚師於禮或幣帛或鞍馬錢物酒殽之類此生員父兄之賢也彰師之教儒者至此以為光榮之萬幸孰擬之為贓

一餓死生員其罪當坐親教之師金文徵誣言祭酒餓死祭酒本提大綱生員有疾親教之師必當存問飲食必知於典簿疾重者以文上告藥餌尤經有司失於存問飲食藥餌不節或有傷生者罪坐親教其奸人金文徵反

不克已誣罪上官

一剋落師生廩膳事在該司年終通考驗原收若干歲支若干弊之有無惟在法司非僚屬所稽

一國監之設教育天下英才理道之淵藪仁義之本根凡出規而越矩自以爲是而爲人師可乎獨金文徽等擅此乖爲

一以從九品敢凌犯從四品官階相遐甚不相踰越禮犯分莫甚於此

國子祭酒誥

太學之設無知古稱但始自漢唐所以設此而教君之嗣貴臣之子故立名曰太學旣立之矣則爵官以司之以專文學乃曰師師乃泛稱又官稱官稱曰何曰祭酒司業博士助教皆有隸焉斯官之首者不獨教生徒而已其職亦首在祀事也吾說似非而有理焉且仲尼昔人於世務德仁人無强暴而不殺凡出悌入孝謹以事君流今皆經而書歷代崇其德而先師焉然王者親祭必寡故設官以代祭之其名曰祭酒所以祭酒之職潔牲牢淨廚竈精籩豆祭不失時則禮焉或云為飲之長而

先奠之曰祭酒吾甚愧而不通斯說未然今必以奠先師而名吾方諾不然則非也孔子曰祭神如神在所以祭必謹也若以孔子生之禮祭則相去既遠而莫可考以今時之禮孔子之如生又非仲尼之生禮不過時宜而已矣然不可不謹以時宜依期而奠焉今特授爾某爲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靜乃神以對神則冥冥鑒知庶不負委令之意爾惟懋哉謹按西隱文集附錄自奠焉下有爾宋訥今特授爾爲朝列大夫國子祭酒爾尚竭乃恭而臨祭餘與此文同

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

授國子助教勑

古之設學京師曰太學其所以教者百官之子及民間之俊秀君所以勑教之者欲國之人才備故有人繁業衆以其師者數人不能徧教特有助教設焉若職於此者必得頗通性理勤覽群書方稱師職非若是而不可某今授某官既承朕命勿怠

諭國子監諸生遵守學規勑旨

國子監署祭酒太常寺丞張顯宗署司業翰林院修撰韓克忠同本監教官生員一千八百二十六員名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恁學生每聽著先前那宋訥做祭酒呵學規好生嚴肅秀才每循規蹈矩都肯向學所以教出來的箇箇中用朝廷好生得人後來他善終了以禮送他回鄉安葬沿路上著有司官祭他近年著那老秀才每做祭酒呵他每都懷著異心不肯教誨把宋訥的學規都攺壞了所以生徒全不務學用著他呵好生壞事如今著那年紀小的秀才官人每來署著學事他定的學規恁每當依著行敢有抗拒不服撒潑皮違犯學規的若祭酒來奏著恁

呵都不饒全家發向武烟瘴地面去或充軍或充
吏或做首領官今後學規嚴緊若無籍之徒敢有
似前貼沒頭帖子誹謗師長的許諸人出首或綁
縛將來賞大銀兩箇若先前貼了票子有知道的
或出首或綁縛將來呵也一般賞他大銀兩箇將
那犯人凌遲了梟令在監前全家抄沒人口遷發
烟瘴地面欽此

聖製策問十六道

問聖學

朕詢古之人學及教之師兼當時之事不見冊錄

但見今人之學皆祖堯舜本仲尼師今之名儒其古人之學果何習焉想必有學學必有書未審非今日之書卽古之書理若理同而書異則不過更名而已何乃古之賢者或載之尚書或傳云及名留於世者皆君聖而臣賢其有未爵之士人懷才而抱德一遇君之見用施之行之畧無有礙匡君濟民無偏無黨而亦不有賂焉何今之人所學之書則孔丘之言皆率三皇而範五帝乃爲君之師擧臯陶周呂召爲教臣之或明三綱列五常使衆庶咸安於孔丘之言敎且嚴而理且明何今之人

一臨事務十行九謬爲君者享國且短爲臣者不
匡君之道而賄賂通行至於覆命者何爾諸儒博
習古書知今之時勢當備陳而朕親覽之

問天時

朕聞聖人在位則天下安和四時序五穀登風不
鳴條雨不破塊甚者五日一風十日一雨此果
若是乎果若是則何君在位天地之鑒致然也夫
何堯湯在位之時二君皆聖人也却乃堯有九年
水湯有七年旱當此之際民之休息莫不苦殃至
甚然否於斯二事但嘗聞之耳畧不知水旱始堯

湯某年其災消禍弭亦終於某年諸儒博習聖經典籍必能因其故以陳之且當時君聖臣賢何故國民之災有如是之危此果民不善而致然歟君不得而致是歟抑天道運會而使然歟如此者去古既遠亦必陳之但以方今天道之變又不知何如耳曩元不經天下橫兵十有六年災傷民命者非止一端凡死者兵饑水火大疫流行中原之地十喪六七至今方定九年矣水旱時時必朕非仁而使如是乎當詳其故朕親覽焉

問刑賞

朕聞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其用刑也甚簡及其行也甚嚴民擊壤而歌不知有兵何如是之樂哉今莫知其汏何自周明五刑享年八百君三十世將比三皇五帝何孰隆而何孰衰至秦用法倍加五刑舉巨罟張密網絕於二世漢高祖除秦苛法約以三章稽蔵棄市者五十人文帝去肉刑使民無憂稽蔵棄市者五百人至景帝而亦棄重刑而以笞杖代之稽蔵之棄市者千人享年四百君有二十四帝唐宋之法比漢輕之而當洪休是也享國弗果三皇五帝周而唐宋各止三百年帝共三十

七人而已又古封建有功德列國天下民無爭臣不篡君或讓焉於斯刑賞使民憂而憂樂而樂致國短長者朕不知何特諭諸儒比論可得而聞乎

問堯舜禹啓

唐堯虞舜之書凡儒者皆誦之明之二帝乃大聖人也其爲壽也高其在位也久以其大至智則化被天下以其德則澤及萬物其爲至智也不言可知矣其爲聖德也不待辭而昭明矣夫何不丹均之化慈不及之雖書載丹均之不才猶且不能使人無惑也且禹亦聖人也功被天下法唐虞之制

規矩焉國祚延長當衰老之際天下何不益之讓乃啓有之者何𠡠爾論之

問天地鬼神

天地變異鬼神顯寂若此之機可得而聞乎果能陳其本末則嘗言天地變異其態何如鬼神顯寂其狀若何於斯變異顯寂由何而生因何而靜故𠡠問之

問人臣言行

人臣匿有知而爲無知揚無知而爲有知公私乎未親率而言易也親率而云艱果如易難乎仲尼

之學必精之如蘊茶而衷不果言行而心不良識見乎測難乎子等幼習至壯閱文既多當備陳而辨驗之

勑問文學之士

昔秦皇去封建置三公以天下諸國合爲郡縣朝廷設上次二相出納君命總理百僚當是時設法制度皆非先聖先賢之道爲此設相之後臣張君之威福亂自秦起宰相權重指鹿爲馬自秦以下人人君天下者皆不鑑秦設相之患相繼而命之往往病及於君國者其故在擅專威福而致是歟

抑君怠政而有此歟核之既久恍惚其端特敕問之

又

朕嘗觀物狀於造化惑於的理特以雲生之妙敕問之理何如也嘗云山川出雲其雲也一動一靜何如斯指山川而言雲也又碧天四際穹壤無翳俄霄漢間倏然而墨雲蔽於太虛此非山川之發理果云乎若是而妙乎

又

朕聞昔之叩角而歌者謂嘆時而作文一士捫虱

以論形勢而觀利鈍是二十也智請為之論

又

朕聞若仲尼孟軻之在世也其利濟之心慮恐利濟有所不及是故拳拳導人為善所以為善者或公於朝或私於家不離為善之道是保祿保家而全身命也當是時仲尼孟軻不獨導人而已其又周遊諸侯之所敷陳是非與語尊君澤民之道意在天下安和未嘗逢君不言深藏所藴使人不知其所以然乎今文學之士來庭特以前聖賢之所以言今之儒士所以不言欲知其所以人情而用

孰難易乎請爲之論

又

朕嘗仰觀俯察知七曜律度於穹壤浮天而東行天以健而不息紀分野而遊乎地上而西馳山崇海凝雲飛星列川流不止淵清沸渾四氣消長欲原其造化何自終未得人以明今文士至朝請陳理說

又

天道穹隆而迴遙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止焉地道鴻龎而悠曠亦莫知其所以然而奚深焉斯二儀

也前列聖之所以載在祀典而以南北郊為首祀次以宗廟社稷下再酹於山川朕觀若此古人將以為神之靈必然而祀焉果恍惚疑信而祀焉且神之為神也或寂或見果隷災福焉今勑爾諸文學之士講言有無敬慎何如哉

又

嘗聞上古列國為天下爵分五等其於朝聘之儀貢輸之額辨是褩非孰職以尊之果有無之可析乎講明其說焉

又

朕聞昔之至智者務志以崇身專利濟以名世未見獨善其身而爲智賢者或曰時有盛衰致令賢士大夫觀事世而向背不過向吉背凶而已朕嘗笑之孰不知大至智之人若欲出類拔萃必犯患涉難善能平斯二事則名彰不朽安有懷大材抱厚德視君缺佐目民受殃恬然自處者若必以出非其時而不仕則仲尼孟軻居諸侯擾壤之秋大背於彝倫之序而仲尼孟軻週遊謁之朕不知其何心請爲之論

又

昔漢制商賈技藝毋得衣錦繡乘馬朕審之久矣未識漢君之本意如何中庸曰來百工也又古者日中而市是皆不可無也況商賈之士皆人民也而乃賤之漢君之制意朕所不知也諸生詳而細對

又

吁特士之志矣不我知其由我不德而致然邪抑士懈志而有此邪嗚呼艱哉君子得不易我知人惟彼蒼之昭鑒必或福志之將期然邇來云才者群然而至及其用也才志異途空矣哉

御製國子監官箴

翼翼京都嚴嚴學宮首善之地是爲辟廱四方髦士來游來學業之所專詩書禮樂學必有師爲士承式祭酒司業暨乃衆職師道克惇士乃有成俊乂奮興爲國之禎咨爾爲師敬爾儀則以教以率罔懈朝夕咨爾爲學明善誠身克知與能匪敬弗臻俗化所自賢才所出共於國家甚重而切勗爾師生咸篤于誠無忽于行式觀厥成

宣德三年二月

諭國子監勅

太學者教化之本賢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
於斯我國家奄有天下
太祖皇帝
太宗皇帝
仁宗皇帝致禮興化率隆學政簡道德以爲師明條
制以立教勸勵勤至廩養豐厚士之成才畢效於
用而比歲以來士習卑陋有不事學問蒙昧罔知
有不飾容儀猥瑣自棄甚者貪穢冥無慚心雖居
俊秀之群深孤教養之意考其馴致之故亦由師
道未善太學之官本皆茂選人之難成心有不同

中懷端厚者恒守道以範物所志險僻者率進鬼而務私有懶慢縱肆累日不赴公座有擾拾過誤動輒把持官長習爲媮薄之風何望教成之效監生無成者比已澄汰學官未善者尚資訓勵其祭酒司業以下必秉道義以惇俗化必助教導以成賢才如博士助教學正學錄有學行端正教訓不倦者祭酒司業必以禮待或仍媮薄不改前過從祭酒司業具名奏聞厥罰匪輕監丞學之司直其務嚴肅整齊舊制學規申飭毋怠諸生亟立志遠大勉勵進修以昔賢自期以勳業自奮毋負朝廷

作養之意監中一應錢糧悉為養賢而設比年典簿掌饌奸弊百出祭酒司業監丞宜嚴加督察如仍踵前弊輕即量情責罰重則奏聞區處朕孳孳夙夜典學育賢其勉遵承庶臻明效欽哉故諭

宣德三年四月初二日

諭國子監師生勑

朕惟君師之道莫盛於堯舜禹湯文武孔子述而明之為天下後世楷範功尤大焉朕祇承

祖宗成憲景仰大猷新建太學益隆文教茂育賢才躬謁先師孔子勸勵師生夫化民成俗本之躬行

秉德建功由有實學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朕服膺古訓以圖化成尚期爾師生講學修德勉臻成效庶副我國家崇儒重道之意欽哉故諭

正統九年三月初三日

諭國子監師生勑

朕惟國家建學育才用圖治理儀文之備視古加隆而太學乃聚教天下之士風化自是而出所關尤重肆我

祖宗列聖興崇表勵先後一心玆朕嗣統紀元之初

式遵成憲躬臨太學祇謁先師孔子勸勵師生顧
惟經邦輔治非學不能成德達材非教不可而進
爲之方舍六經孔子之道奚法焉爾師生尚其勉
率愼由善乃敎崇乃學窮理修身務臻其極庶幾
四方顯然嚮風予一人收濟濟多士之效天下其
永底于雍熙欽哉故諭

成化元年三月十二日

諭國子監師生勑

朕惟自古帝王本綱常以致治必以學校爲首務
焉學校所以明人倫也孔子述經垂教莫先乎此

我
祖宗奄有寰宇建學育材文敎誕敷治化旁洽肆朕
繼統之初聿遵成憲擇日視學祗謁先師孔子退
御彝倫堂聽講經書因以勸勵師生夫治本於道
道載於經所當講明而體行者舍綱常何以哉朕
躬行圖治惟古帝王是期爾師生其亦以古之賢
才自勵於經必究其精微之奧於綱常倫理必盡
其允蹈之功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大足以尊
主庇民次足以修政立事罔俾濟濟之詠專美有
周則我明治化將與唐虞於變時雍匹休矣欽哉

敕諭

弘治元年三月初十日

御製敬一箴有序

夫敬者存其心而不忽之謂也元后敬則不失天下諸侯敬則不失其國卿大夫敬則不失其家士庶人敬則不失其身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五子之歌有云予臨兆民如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推廣敬之一言可謂明矣一者純乎理而無雜之謂也伊尹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其推廣一之一言可謂明矣

蓋位爲元后受

大付托承

天明命作萬方之君一言一動一政一令實理亂安危之所繫若此心忽而不敬則此德豈能純而不雜哉故必兢兢懷畏愼於

郊禋之時儼神明之鑒享發政臨民端莊戒謹惟恐拂於人情至於獨處之時思我之咎何如改之不吝思我之德何如勉而不懈凡諸事至物來究夫至理惟敬是持惟一是協所以盡爲

天之子之職庶不忝厥

祖厥

親由是九族親之黎民懷之仁澤覃及于四海矣朕

以冲人纘承丕緒自諒德惟寡昧勉而行之欲盡

持敬之功以馴致乎一德其先務又在虛心寡慾

驅除邪逸信任耆德爲之匡輔敷求善人布列庶

位斯可行純王之道以坐致太平雍熙之至治也

朕因讀書而有得焉乃述以此自勗云

人有此心萬理咸具體而行之惟德是據敬焉一

焉所當先務匪一非純匪敬非聚元后奉天長此

萬夫發政施仁期保鴻圖敬怠純駁應驗頻殊徵

諸天人如鼓答桴朕荷天眷爲民之主德或不類以爲大懼惟敬惟一執之甚固畏天勤民不遑寧處曰敬惟何怠荒必除郊則恭誠廟嚴孝趨肅於明廷慄于閒居省躬察咎儆戒無虞曰一維何純乎天理弗參以三弗貳以二行顧其言終如其始靜虛無欲日新不已聖賢法言備見諸經我其究之擇善必精左右輔弼貴乎忠貞我其任之鑒別必明斯之謂一斯之謂敬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來延厥慶光前垂後緜衍蕃盛咨爾諸侯卿與大夫以至士庶一遵斯謨王敬協一罔敢或

渝以保祿位以完其軀古有盤銘目接心警湯敬

日躋一德受命朕爲斯箴拳拳希聖庶幾湯孫底

于嘉靖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一日

聖諭内閣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朕因十三日聽講官顧鼎臣解說心箴連日味思

其意甚爲正心之助昨自寫一篇并假爲註釋與

卿等看

嘉靖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大學士臣張璁謹

奏是月小至日伏承
賜内閣范浚心箴註一通臣稽首對揚乃竊嘆曰
至哉
聖人之用心乎漢董仲舒有言人君所爲必求其端於天今陰極陽生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時也在易之卦爲復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自非
聖人心學得之天其能體悉發明如此臣愚竊有感焉臣昔讀書山舍嘗揭范浚心箴及程頤四箴以自勵蓋人心之微衆欲攻心者多自視聽言動而入程頤四箴實養心之大目也蓋

人君一心萬化之主而視聽言動尤當加謹焉者也

臣於

御註心箴敬奉

宸翰付工刻石傳之天下萬世謹復錄程頤四箴

乞

留神

省覽

聖諭輔臣張璁

午問得卿錄來視聽言動四箴朕甚喜悅朕前日

因聽講官講心箴回宮深加愛尚欲釋其義不能

欲已之心未放過只勉强註畧仍咨於卿等欲爲
藻潤以成所作卿何便付工刻石豈不取人笑乎
朕自念上荷
天命爲人君長當務學以致其知待粗有領會之時
再註四箴須賴卿贊之故諭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臣張璁謹
奏昨者伏承
聖諭仰見
皇上緝熙聖學之至也宋儒朱熹有言自古聖賢相

傳只是理會一箇心臣切謂范浚心箴舉其綱
程頤四箴列其目相爲發明者也臣以此用功
餘三十年莫之有得今
聖明啓發一至於此眞盲者之日月聾者之雷霆也
臣何能贊一詞第當刻石
須布以覺斯世以廣
聖學之傳耳然而人見之莫不曰眞
聖人復生非特堯舜之治見於天下而堯舜心法之
秘道統之傳固有在矣程頤四箴尚願
聖明啓示謹當再摹

宸翰與心箴註竝行刻布以爲斯民斯道之幸

聖諭輔臣張璁

卿前日所錄來程氏四箴昨勉强註解朕復思之

程氏見道分明愼敬如此以教後人其功至矣但

於濮議之中未免力爭邪說誣君奪子故朕又述

數語於末云與卿先藻潤停當然後書示內閣

嘉靖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臣張璁謹

奏伏承

頒示

御註程頤四箴臣仰惟大哉
皇言皆根諸身心達諸政事眞見
帝王之學與儒生大不同者也何能復贊一辭但未
加奬愚臣實不勝惶懼臣竊自念所務之學雖
不逮程頤而所遇之
主實萬爲過之頤在英宗朝代彭思永爲濮議論猶
未定況
皇上繼統與英宗繼嗣實大不同使頤居今之世議
今之禮豈得復守濮議之說哉謹將
御註四箴與范浚心箴通纂

宸翰並行刻布以嘉惠天下後世

聖諭輔臣楊一清謝遷張璁翟鑾

大學士張璁以宋儒程頤所作視聽言動四箴來

告朕深切有益于學朕讀巳旬日輒述數語權爲

註解用録出以示卿等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三日

臣楊一清臣謝遷臣張璁臣翟鑾謹

題

皇上所註范浚心箴及程頤視聽言動四箴俱已刻

勑工部於翰林院後堂空地蓋地竪立以垂求久

勑禮部通行兩京國子監幷南北直隸十三省提
學官摹刻於府州縣學使天下人士服膺
聖訓有所興起荷蒙
采納但亭宇有名伏乞
聖明勑定須示內外一體遵行臣等又仰思
皇上前所着敬一箴發明心學甚爲親切宜與前五
箴幷傳令工部將敬一箴重刻一通設于亭
中五箴幷節奉
聖諭共六通分列左右以成
一代之制其於風化良有俾益謹題請

旨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奉

勑旨卿等所言都依擬行亭名與做敬一禮工二部

知道

御註心箴

茫茫堪輿俯仰無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

微大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耳往古來今孰無

此心心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

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

嗚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

令

堪輿是指天地說無垠是無有界限宋儒范氏浚作心箴說道茫茫然天地廣大無有界限而人居其中便似太倉中一粒粟米天地這般大人身這般小人與天地參爲三才有非以形體而言惟其心耳蓋心爲一身之主吾心克正則百體四肢莫不聽其使令若心有一毫不正則被聲色所移物慾所攻便動與理反豈不於人道危哉故范氏之作箴雖是常言西山眞氏時錄於大學衍義之中以獻時君宋君雖未能體

察而爲後世告其致意也深其用功也至是予所嘉慕而味念之箴之作本于范氏非眞西山發揚其孰能之哉嗚呼念哉

御註視聽言動四箴

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視聽言動四箴者乃宋儒程氏頤之所作也程氏說人之生也其性本善後被物慾交攻而此性始有不善視聽言動四者或不能中此乃受

病之處居中而制萬事者心也心之所接必由視聽得之視聽之不明不聰則言動皆違夫理然視居其首焉程子說凡人於視不無被那諸般物色所蔽惟中心安之凡視無不明勿使外物蕩其中常使中制於外可也書云視遠惟明即此意也要操存之在吾心無有遠邇視之如一辨其是非觀其善惡以吾心之正為較察然後可免於昏亂之失矣朕惟人皆以視為明而人君所視者尤為要焉果以此為則深為益也凡觀其邪正辨其賢否不為奸巧之所惑庶幾

忠與不肖不得竝進用舍不至于倒置矣嗚呼
察之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此程子言聽之要說道視聽乃爲出言之機一
或有差患必至矣前言視之之道此言聽之之
道夫人之於視或能察之然又恐聽之未善也
目視之既善耳聽者須盡其善可也耳目之間
視聽之際均爲要焉若聽之不審則無以知其
是非故聽言之際當分别其邪正勿使甘佞之

言從入其心心既受之必爲誘惑書云聽德惟聰卽此意也蓋人生之於天具耳目口鼻之體口之與鼻無所禁者惟耳目爲重故以視聽爲戒朕論之曰口與鼻之無所禁乃彼知之自然也耳目之于視聽乃彼之不能先覺者也如口之嗜味知其甘辛酸苦嘗之自能別也鼻之臭物知其好惡嗅之自能擇也目之於色則愛其艷麗耳之於聲則愛其音律殊不知艷麗音律皆人爲之也所以反受其害口鼻之覺故賢之於耳目也故程氏箴云卓彼先覺知止有定謂

既能卓然先覺則自有定向而人君之聽尤當審辨之也書云無稽之言勿聽又云庶頑讒說震驚朕師此皆聽德之要也人君于聽納之間當辨其忠讒而已忠言逆耳近於違我讒言可信近於遜我不能審擇其患豈淺淺哉但使吾心泰定不爲諂佞之徒以惑則所納者未必不可所屛者未必不當惟吾心審斷之而已嗚呼審之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

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樞機者譬戶之軸弩之牙也戎是兵戎好是喜好程子之意說凡人所言必謹其妄出輕發如弩之發矢度而思之務求其中焉言易則至於狂誕言煩不免於支離非聖賢之法言不敢道之于口所以告來世之君子也朕因而論之曰凡人所言必求其合諸道理準諸經傳然後可以爲言也夫言以文身也書云惟口起羞大學云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孝經云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斯之謂也人之於言必加謹焉而人

君之言尤當謹之先儒云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綍人君之發號施令皆言也
令出之善則四海從焉一或不善則四海違焉
故凡出一言發一令皆當合於天理之公因諸
人情之所向背若或徒用已之聰明恃其尊大
肆意信口不論事理之得失民情之好惡小則
遺當時之患大則致千百年之禍可不戒畏之
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謹之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
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

哲人是明哲之人志士是有德行之士誠是念之實守是行之篤理即天理欲即人慾程子說凡人所動作便不可輕舉妄動當審事機可否之如何天理人欲之所在思其事之巨細爲其所當爲然後動與道合無有墜失狂躁之病戰兢惕厲如此者惟哲人乃能之君子可不謹之哉朕因而論曰凡人所動爲當求合乎道理察其當爲與所不當爲精別而行之可也而人君之所動爲尤重焉蓋君者以一身而宰萬事不

可適己之欲與夫聽信讒佞輕舉妄動或恃中國之强而好征伐或盤遊無度而殘虐百姓凡此類者不可枚舉姑舉其大者言之一舉動之間上違

天意下拂民心而敗亡之禍隨之是非可不畏懼也哉程氏之作箴其用心也至矣嗚呼畏之斯四箴者作之在於程頤以斯四箴而致其君者乃吾輔臣張璁也頤之作箴其見道之如此而動與禮合安朕未之言君子必知矣夫今璁以此言而告朕與夫昔議禮之持正可謂允蹈

之哉朕罔閒于學特因是而註釋其義于以嘉
璁之忠愛于以示君子之人嗚呼箴之功豈不
在程氏而在于璁也哉因錄此于末云耳
嘉靖丁亥歲季冬越三日註

聖諭孔子祀典
昨卿等已將禮部刊行朕著說記本擬票上巳朕
所未即批行非不斷也亦非惑小人之言但實不
容不說王汝梅等奏一疏與徐階張袞所謂同他
俱不暇言只以後世人全不公平全無義理者言
之汝梅等有曰此

聖祖所存不必去也言似輕而意實重意謂朕不遵
祖制欲問罪耳夫設使武成王祀典今在朕下命去
之必翕然奉順必無一人一言之曰此
聖祖所存也且如各鎮總兵武臣凡行事序列在撫
按官上今率皆控制之一有邊警無所施爲往往
有賊至而猶不知者豈可望其得備乎至此失事
輒行奸巧罪皆歸之主將或有暴虐輕率激怒貧
卒反賴主將主使如失記名巡撫保定官及歐陽
重者我
聖祖時有此制乎有敢這等無理者乎他則不能細

數孔子稱王咸謂可者狥私忍惡耳借之以制壓
君於上威服人於下雖曰尊孔子實是尊自也甚
矣孔子教人以道初無這樣事至於壞亂人極大
爲不道之徒不知孔子嘗教爲此等事邪如今人
只知說三代之治爲休時治爲非夫三代時君臣
庶民恰如一箇人唐虞又可知矣今人都是計利
害爲身家之輩動以善人爲令色君子爲僞爲譏
言爲國者曰挾私求進親君敬上者曰諂諛逢迎
與善去惡者結黨設報復之心開陳政治者曰此
喜功好事講修禮樂者衆加變亂成法之名拾遺

補闕者曰此彰君之過故凡朝廷興舉動謂狂為由是觀之凡愛國任事之臣必盡斥逐凡他比同之類肆行所為上制君於尸位下殃民於水火然後可是無紀綱法度恣己適情弒君殺父不難矣因諭而著此亦當通行刊布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八日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

朕惟為人臣盡臣道盡之云者終始生死以之非有所私也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朱子釋之曰祖父所行之事不但三年雖萬世亦不可改也

小有可變豈可待之三年矣夫成法固不可改其於一切事務未免法久弊生不可不因時制宜至於事關綱常者又不可不急於正之也朕又惟天子不可與匹夫相爭辯斯世斯時却不得不辯也昨所命議正孔子之祀典方命下翰林編修徐階倡逆論云云者且引

分祀爲言其心之固惡可知朕不知典籍且以易明者言之孔子之謚王號自唐玄宗李林甫之君臣始夫孔子已逝在秦漢之前此間豈無賢明之君如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垂統者何不加王號於

孔子又如漢光武中興文帝守成亦無過者又何不加王號於孔子則不敢擁虛名以示尊崇之意者可知矣林甫之請玄宗之加意必有謂林甫之爲臣也何等樣臣也其意或假尊崇師道以欺玄宗歟玄宗之所加也何其巧乎自秦而後王天下者稱皇帝漢方以王號猶封臣下玄宗之封謚孔子何不以皇帝加之是不欲與之齊也特一王號猶封拜臣下耳尊崇之意何在哉這箇王字非王天下之王實後世封王者之王也由是夷君武宗假託之而加謚宋徽宗薦十二章服徽宗之加欲

掩其好道教而設此以尊崇耳況以諸侯王而僭天子之服章誣之甚也至於雕塑之像不知孔門弟子即孔子死時而造之抑傚釋道之爲而造之且如一箇人自是一箇貌色不知可增損乎抑不可乎以一聖人而信工肆意雕塑做箇像曰這箇是孔子像殊不知其實是箇木土之靈耳孔子肯依之享之推巳之心則知孔子之心也又至於八佾之舞十二俎豆又僭禮之甚也决所當正此

奏正與昔霍韜之救議

郊祀同然韜也却朴直眞實故所言不孫階也用心

如翶而其言巧而奸也倪詞和言不激不迫甚矣佞哉斯人也翰林可用這等人邪昔同姚淶輩登科大學士費宏所取也邪正忠否昭然矣是爲申記之云

嘉靖九年十一月初一日

附錄申明學規事宜

禮部爲申明教化事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本部官同五府各部都察院六科給事中等官於

奉天門欽奉

望旨朕自卽位以來一應事務悉遵
舊制不敢有違爲何蓋因國初創業艱難民間利病
無不周知但凡發號施令不肯輕易必思慮周
密然後行將出去皆是爲軍爲民的好勾當所
以三十餘年天下太平人受其福允炆不守
成憲多有更改致使諸司將洪武年間榜文不行張
掛遵守恁各衙門查將出來但是申明教化禁
革奸弊勸善懲惡興利除害有益於軍民的都
依洪武年間
聖旨申明出去教天下官吏軍民人等遵守保全身

命共享太平敢有故違者治以重罪欽此除欽
遵外查得爲中明學規事切照太學乃敎化之
源首善之地
朝廷豐厚廩祿廣建學舍延致明儒敎育英材期
于有成爲
國家用所以自建學以來中間敎養人材多所成
就凡諸司大小官員任其事而稱其職者莫不
由是而出近爲老儒懷奸師道不立學規廢弛
以致生徒全不務學於先聖先賢之道畧不究
理循規蹈矩者少越禮犯分者多任妄縱橫挑

撻無籍有等入學十有餘年尚且不通文理不能書筭不曉吏事甚者抗拒師長不遵教誨放僻邪侈靡所不為如此習以成風傷化敗俗虛曠歲月徒費廩祿教養無成不得實材之用甚辜

朝廷興建美意所有學規若不備榜申明深為未便洪武三十年七月二十日本部官於

奉天門題奏外今將合行事宜條例榜示仰師生人等各宜遵守敢有仍前放肆不遵怠慢無禮者照依榜內事理施行須至榜者前見

議行爲申明禁約等事洪武三十五年十一月
二十一日查得洪武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爲
學校事本部尚書劉仲質等官欽奉
勑旨條成學規警戒國子監生員令行榜諭本監各
堂欽依遵守施行所有事宜開列于後已見前
禮部爲學校事照得近該工科給事中雷塡建
言
舊制天下百姓之家不分貧富自願遣子入學讀書
聽從其便仍免本家兩丁差徭會官議准具奏
宜從禮部榜諭申明及據國子監呈該祭酒胡

儀將洪武年間本監學規榜例具奏

欽依著禮部申明本部欽遵將查出洪武年間各項

學規榜例永樂三年五月初二日晚本部官於

右順門進

看奉

聖旨如今從新通行出榜申明學規照舊欽此欽遵

備榜開本年八月初六日本部左侍郎楊砥等

同文武百官早

朝於

奉天門欽奉

聖旨學校之設所以廣教化厚風俗期在得人以資
任用
太祖皇帝平定天下之初內設國子監外設府州縣
學選用名儒教育俊秀詳定職掌嚴立教條豐
其廩餼免其差徭期待之意靡不周備允效不
遵
祖訓更改
舊制學校廢弛師生懈怠所司又不勉勵虛糜廩祿
徒勞民供甚非教養之道恁禮部便將舊學規
出榜申明禁約著國子監府州縣學遵守務要

教養有法學業有成國家得其成材任用欽此

除欽遵將欽奉

聖旨事意并學規備榜完備外今照前事係干欽奉

申明學規事理擬合通行補本貫奏給發國子

監并北京國子監及天下府州縣儒學遵守監規

俱已見前其行於天下府州縣儒學者不贅錄

南廱志卷第十